

S 012915

艾

山

著

美國大煙山紀行



人生出版社文藝叢書

中華民國五十四年九月初版

美國大煙山紀行

定價港幣肆元

著者：艾

出版者：人生出版社

九龍馬頭涌道95號A二
美誠大厦十二樓一樓

電話：六二〇四八

承印者：大中國印刷廠
電立基工業大廈七樓
九龍新山道三十一號
電話..622810 620473

版權所有必究

獻給——

人世出那片文華叢書

庶明大哥
在天之靈
巫山賦

艾山書

他曾說，讀『紀行』有如吃西餐，另是一種味道。有機會不妨印單行本，請益於讀者大眾。

序一

昔人「畫裏看山當遠遊」，似乎是身入其境或悠然神往。我讀「美國大煙山紀行」，則不僅是悠然神往或似乎身入其境而已。我先後讀了三遍，每一次都覺得是和艾山夫婦兒女們在一起，真真實實地接觸到作者所接觸的一切：大煙山的景物，過往的歷史，劇中的故事，霧裏的太陽，谷中的紅葉，當地的風土、人情……耳中的鳥聲、流水聲、兒童的歌聲，鬢髮上的雨絲，臉上的汗珠，足趾上的泥土氣息，襟袖上的花木清芬……以及心靈的感觸、冥契，想像的馳騁、徜徉……無一不清清楚楚，真真實實。但若沒有作者那麼廣博的智識和精細的觀察力，通過整練的文字，寫出這一本包羅萬象的遊記，就讓我實地遊覽三次以至三十次，面對着煙雲如過客，草木不知名，必然是空入寶山，一無所獲；最多亦只能像莊子在宥篇中之雲將東遊遇逢蒙，所謂「遊者鞅掌，以觀無妄」，而自得所求，自適所往，順真機之自動者，吾從而寓目焉而已。就有多少詩情畫意，而沒有謝靈運、柳宗元的筆墨可以隨時記。

下，時光一過，也必將是「清景一失後難摹」了。而教育樞紐，轉宗派由華墨，以翻胡正，作者兼具有詩人、哲人、學者的氣質和修養。科學家精確的心智，哲人深邃的慧思，詩人生動的靈感，都隨着路程遠近，羣山起伏，煙靄繽紛，……而隨處自然呈露。在他的筆底下，可以說是無一事物不真，無一意念不善，無一形象不美：看他寫小貓與母貓的相擁而抱那一幕（頁四），你會體味到生命的眞際，體貼到孟子所謂「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或者省悟到程子所謂「觀雛雞可以識仁」。看他寫有血有淚的「只在此山中」一劇，在「淚珠中的微笑」下，指點出「人類究竟能從錯誤中，找到光明的路子。」（頁二五）你會對人類前途抱着充分的信心，對走錯路的人，懷着「哀矜而勿喜」的悲憫、寬恕。看他寫聖經園的蠟人像、嘉陵堡的夜市（五一至五八頁）、封騰壩夜景及勃萊孫城遇雨、唱歌、觀雲、論詩等（一二三至一三三頁），更是兼具真善美的意境和情操，而達到相當深度。就是記述那些極平凡的瑣事，也像昔人的詠雪，在「一片一片又一片，二片三片四五片，六片七片八九片」之後，來一筆畫龍點睛——「飛入梅花都不見」！使無數片片，全都融化在妙合而凝、渾然無迹的詩境中。

因爲作者是詩人，不獨字裏行間，處處涵有詩意，就看他的書名——美國大煙山紀行，

篇名——出發前後、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處處是新歌、水上人家好、桃源海外幽，亦無一不是絕好的詩題、詩句。在每一篇中，他隨着興感所及而信手拈來的中國詩詞和成語，襯托當時的內在心情與外在景物，亦無不恰到好處。此中所流露的故國情懷，更是處處觸人心絃，撩人鄉思。尤其使我特覺親切的，是作者處處流注着中國詩人的溫厚心情和儒家的莊嚴意識與忠恕之道，在同情的了解中，暗示人生與社會應走的合理途徑，連帶使他所描述的一切異邦景物、人事，都好像和中國文化有着多少血脉的關係，而不覺得陌生或有所隔膜。他在第七篇談及中西文化之爭論，最後指出凡「是從性情中來的……便可以斷定『君自故鄉來』，賓主便可莫逆於心，相視而笑！」（一四四至一四五頁）此種對性情中人的特感欣契，便是儒者的自然本色。

錢賓四先生嘗謂中國文學是親附人生，妙會實事，而遍及人生的一切境域：「若杜甫、蘇軾之詩，凡其畢生所遭值之時代，政事治亂，民生利病，社會風習，君臣朋僚，師友交遊之死生離合，家人婦子，米鹽瑣碎，所至山川景物，建築工藝，玩好服用，不僅可以考作者之性情，而求其歌哭顰笑，飲宴起居，嗜好歡樂，内心之隱，抑且推至其家庭鄉里，社會國族，近至人事，遠及自然，燦如燎如，無不畢陳。考史問俗，恣所漁獵。」（中國文學講演

集頁一六）艾山寫此遊記之無所不包，大體亦復如是。此非具有通才通識者，實不易臻此。至於艾山之用羅丹的雕刻手法寫詩，「自具體的東西中，找出最抽象的命意。」讀者可自其已出版多年之暗草集、埋沙集中見之。他在譯德國大詩人里爾克的詩，有這麼一段話：「翻譯起里氏的詩作來，顯得特別困難。面對那提煉到無法再提煉，簡單到無法再簡單的詩句，移動一個字母，都好像會有血液流出一樣，有時爲了一個字，踏遍了整個黃昏。」其寫作態度之謹嚴不苟，由此可以想見。艾山詩文之耐人咀嚼玩味，其故亦在于此。

附記：

我和作者是福建永春小同鄉，彼此活了五十多歲，僅在勝利後回閩經過泉州時見面一次。那時他在西南聯大畢業不久，正準備出國留學。他的大哥庶明，二哥庶應，一在上海經商，一在泉州經商，凡吾永人士往來泉廈、出入京滬的，鮮有不受其招待或濟以緩急。我在抗戰中期第二次由福建到重慶的旅費，就是他二哥資助的。此兩位賢昆仲先後創辦泉州建國中學、永春毓斌中學，培育青年無數。大陸變色後，相率避難日本、香港，藉小商業維持生計，亦復晏然自若。庶明兄每自日來港，必相訪晤，我談及艾山夫

婦這一對名實相符的博士——他們所培養出來的兩朵奇葩（歷任美國大學的哲學教授及英文系主任），他那欣慰之情，可自其微笑中的眼角皺紋見其深度。他是吾永商界最具文化意識之一人，自「人生」創刊以來，他每期必讀，而且長期訂購十多份分贈友好；每遇人生叢書出版，亦常是如此。他說讀人生書刊，可使名利得失之心淡泊，在憂患中獲得身心的安頓。此可見其心胸、器識之一斑。他最後一次來港是去年一月，病後消瘦不堪，談及生死問題，我會多方解慰，不料返日本不久，竟於十月間以胃出血逝世，每念故人長往，輒不禁愴然傷懷！艾山今年五月底來信，說他直到現在，還不相信他大哥已經離他而去；此中所蘊含的深情深痛，真令人不忍深思。他把這本遊記獻給他大哥的在天之靈，其哀念心情之達於永恒，自更不僅如我之寫到此處，淚凝於睫而已。

中華民國五十四年七月二十日 王道於香港人生社

（此文原係當作「讀後記」，先在人生雜誌第三五二期上發表，嗣接周叔昭女士及艾山兄來函，力主應列作「序一」，不許遜讓；茲以從命為恭敬，實深覺其不稱也。九月三日又誌。）

序二

「美國大煙山紀行」是自前年三月份起，在香港「人生」雜誌上連續發表的。刊登了幾期後，「人生」雜誌主編王貫之先生的夫人沈醒園女士，便在信上提到刊印單行本的計劃，並要我爲遊記寫序。當時我雖尚未窺全豹，卻已看出這是一部相當出色的作品。但好處究竟在那裏，一時還不能全部體會；只是愛讀，覺得大煙山遊記的名山勝水中有作者胸中的丘陵起伏，曲徑通幽……這些必然會賦予它以靈魂和一個獨特的風格的。作者的筆不受空間與時間的束縛，他有很多的話要告訴我們。而由於他的歷史知識淵博，哲學與文學的造詣高深，因而看到甚麼都有冥想、聯想、考據和印證。作者的幻想又好似一頭翅羽輕靈美妙的鳥兒。這頭鳥不只一次地，把我引入詩的優美的境界。其實，何必一定要有雄山秀水，古蹟名勝，經過詩的筆觸，任何普通景物都足以激發想像和思考，而作者本身之深厚的內涵，更是有酵素作用的激發劑。公路邊小客棧裏的旅客，經過一日辛苦的旅程已然入夢，或者正在尋夢，

一切靜寂了，作者如此說，但「……夜鳥移樹的飛越聲」，我相信，是會到達每一位讀者的枕邊和夢中的。

我就這樣一期、一期的讀下去，聽作者講故事，從而吸取寶貴的歷史知識，一面暢飲辭藻的馥郁芬芳，一面品味那些含有哲理的格物、論事。聽說「人生」雜誌要為「大煙山紀行」刊印單行本時，我便雀躍萬分，覺得這是愛好文學讀者的好消息。早在去年六、七月間，我就去信向「人生」雜誌社訂購若干本，預備分贈親友。但對醒園女士「作序」的雅意，我並非不「願」，而是「不能」。因為遊記所述既然是美國地區以內的，那麼這篇「序」，自以在美國寓居多年，對該國認識較深，或至少在彼邦負笈過的飽學之士來撰寫，較為適當。在給作者及其夫人的信中，我也會將此意委婉致達。

不過，讀了一部有價值、有分量的著作以後，想不發生一點感想，或說幾句話，竟不可能。欣賞、讚嘆、共鳴，然後是一分抑制不住的喜悅，這分喜悅，好像經過原子爐擴大了無數倍的能在推動我。這便是我再三推辭寫序，卻不能自己地在致作者的信上，略述我個人的感想的經過。

作者及其夫人為我多年的摯友，他倆和醒園女士一樣，在語氣間均認為我應當寫這篇

序，真使我無限惶恐。我曾一再推辭、一再聲言信上的那一段淺近的意見，如有可供讀者參考的地方，也只能作爲「讀後記」，附於書末，較爲妥當。此一建議，仍未爲作者所採納。

當然，我對於這部遊記，終於能刊印單行本是極其欣慰的。我希望它在短期內便能有再版、三版問世，相信讀者亦有此同感。我更盼望在不久之將來能有一個英文版刊行，好讓美國的讀者大衆和出版界，將這一部作品和斯坦貝克（John Steinbeck, 1902—）的一萬里「攜愛犬旅行記」（Travels With Charley In Search of America, 1962.）比較一下。兩部著作，一是情趣生動，一是意境深遠，異曲同工，各擅勝場。

而我最大的心願，乃是希望能讀到相當於原著的分量和價值的評介。這段卷首，以及下面附錄的通訊，或能略盡拋磚引玉的作用。

艾山兄的「大煙山紀行」，非僅拜讀過，還推薦給外子及一位朋友。兩個人說「好」。我那位朋友原是不愛看遊記的，她說「實在不耐煩讀那些細膩的『寫景』。」但卻將「大煙山紀行」不忍釋卷地一口氣看完了。此人自己不寫東西，但趣味和欣賞力都高，曾週遊過世界兩次。「你這位朋友真了不起！……更難得的是，他雖去國多年，仍心繫祖國，」這是她一句由衷的評語。

遊記也者，不外「記遊」「寫景」，至多渲染點「抒感、述懷」，把自己融化於景，或將水色山光寫入悲喜中。像「大煙山紀行」這種別開生面的遊記，我也還是第一次讀到。讀時如讀詩，如讀歷史，如讀清麗之散文，又似讀深入而淺出的理論文，看小說，看一封親切的朋友的來信！如果僅以「遊記」稱之，未免委屈了它。

另一難能可貴的特質是：作者似乎僅僅是告訴讀者，他這一次與妻女結伴出遊，在旅程中見到看到些甚麼，碰到些甚麼人，甚麼事，這些又使他聯想，回想到甚麼——一本書、一段歷史、一個傳聞、一句詩、某種局面、某一問題，一切，一切又如何使他喜悅、興奮、雀躍、或沉思。語氣間的那一點率真，加上艾山特有的含蓄、蘊藉，讓未讀過艾山作品的人，認識艾山，讀過艾山作品的人，更進一步地了解艾山。豈僅如此，他們簡直已與艾山共遊了一次大煙山。作爲老朋友的我，何嘗在讀甚麼文章，而是聽艾山在那裏娓娓清談。茶几上放着一杯茉莉香茶，清芬撲鼻。椅子的腳邊，蹲着那兩隻貓，真蒂和柏蒂的貓……我的手指已經觸到它們柔軟的胴體了。作者將我們引入大煙山，看歌劇、逛公園，參觀了橡樹嶺，T.V.A.，他的筆卻不受此拘泥；上下古今，縱橫千萬里，無不談，無不觸及，不只談，而談必精，必動人。敍事，論事，每一句話俱有哲

理，見聞廣博，幻想豐富，透過一種獨特的手法，在在俱揭示宇宙人生之深與廣，新奇與奧妙。談哲學不空洞，引論經史百家不迂腐，無一處不是學問，而又不是賣弄學問。

詩詞、文學，中西文化、歷史、傳聞，風土人情，敘述得如「故事、童話」，引人入心靈享受之勝境。枯燥和平凡的瑣事，也融匯於詩情、畫意中。但作者雖有見地，卻不固執其見地，在字句間，有他為讀者保留的虛線，表現其謙冲的學者之風度和詩人的含蓄。而遊記中敘事論事，內涵之深廣，亦正是作者自己的修養，自己內涵之深與廣的表現。這個深度與廣度，是不能用「大煙山紀行」旅程的哩數來測量的。……

周叔昭

一九六五年，元月，台北。

附錄一：性聯印白贈求唯來言，破果對以「獲」，得之，未及發函，已

大驚呼。餘復取歸，感觸良多，欣然賦此詩贊之。詩文，又題贈聯人而對出，故題詩文。詩小
序：求唯本山光澤人，悲喜中。舉「大煙山」詩，一賦辭賦間，至對，其生趣甚美，一
為余所喜，不外「互對」「互對」，至多首樂賦「對聯」，既自占領外號

目錄

序一	一
序二	一
美國大烟山紀行	一一五八
一 出發前後	一一七
二 只在此山中	八一三五
三 雲深不知處	三六一五六
四 處處是新歌	五九一八五
五 水上人家好	八六一〇七
六 桃源海外幽	一〇八一三三
七 七七事變	一三四一一五八

(一) 出發前後

旅行是思想與行動共同的結晶，爲古今中外主要社會活動，或羣己生活的部門之一。在中國有「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古訓。英國哲學家兼政治家培根，認爲旅行是年青人教育的一部分，對老年人而言，爲豐富經驗的泉源，立論甚高。可惜他是經驗主義者開山祖師之一，在其著名「論旅行」篇中，所列舉的事實及方法，便有點近於瑣碎，經不起細心讀者的深思涵泳了。

我們有大煙山 (The Great Smoky Mountains) 之遊的念頭，是起自三年前。那時候，我們全家北上麻州，暢遊美東濱海的七、八個州治，路經北卡羅來納州的巖石山 (Rocky Mount) 突然爲起伏的羣山所環繞，在如幻如夢、陰晴萬壑殊的境界中，想到欲識山性，雖非智者，亦應窮其源流，那麼，介入此州西部的大煙山，自然而然，成爲理想中的遊覽勝地了。

大煙山，屬阿帕拉畿山脈的一部分，爲世界最古的山羣之一，其中高峯連陽，海拔六

千英尺以上的，就有四十多個，包括落機山脈（Rocky Mountains）以東最高峯米恰爾山（Mount Mitchell, 6684 ft.）。一九一六年美國國會通過設立國立大煙山公園（Great Smoky Mountains National Park），北卡羅州西北部及田州（Tennessee）東部約四十六萬一千餘英畝，都被劃入，據生長於該區的友人提起，非一涉足，實在不知道名山大川的意義，如果能順便到田州東部重鎮諾格司維里（Knoxville），參觀聞名世界的美國大水利組織田納西流域管理局（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簡稱T. V. A.）並觀光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為創造原子彈及原子研究中心的橡樹嶺（Oak Ridge），則活生生地，可以印證：人民心智高度的開發，帶來了土地的高度利用與開發，真是一舉數得的事。

正在籌劃此次的旅行，得到北卡羅州籍友人裴女士（Miss Edith Plemmons）不少的鼓勵與助力。大約是五月下旬或六月上旬，紐約中國同學聯誼會負責人，寄來了一分簡報，略稱所組織的 T. V. A. 旅行團，已到了成熟階段，日期為七月四日週末，美國國慶日前後，諾格司維里城迎候的主人為 T. V. A. 當局，田州大學（Th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及田州大學中國同學聯誼會。參觀節目除了水閘、航運等工程，又有住宿農村及戶外活動。交通工具暨一切日用品，都由主人供應。凡約略知道南方人殷勤款待客人的含義，便可以意會到這

一番週到的安排，又將有一次賓主「不醉無歸」的盛舉了。經過往復函商的結果，我們決定於國慶日下午一時左右，和紐約的旅行團，在諾城的機場會合。

我們決定七月一號星期一出發，沿途車行參觀，用三天半時間，從容走完三百餘哩，正好趕得上迎候他們紐約南來的參觀團。但在出發之前，最傷腦筋的，莫過於一大一小，兩隻母女貓兒的處置。原來在這南方的小城，客居賃屋甚不容易，本地人大都自己有房子，有吉房出租的，多半不甚理想。故自大前年起，向銀行以「納租買屋」（即抵押及分期付款）的方式，十年爲期，買了一所房子。這所房子，臥房僅有兩間，加上餐廳、客廳、儲藏室、廁所、廚房、過道、前後走廊，及左側廊，是頗具規模的南方標準房子，常見於「飄」或威廉·福克納小說中的，古色古香，有點像歐洲中古式的房子。這種房子，也成了保守與進步的滙合點和標記。保守是不狹窄，橫的（Horizontal）佔有了空間，保留祖先自舊世界帶來的建築形式，容許有懷古之幽情。進步是縱的（Vertical）方面，有了屋頂小閣（Attic）的發展，應用「時時完成但永未終止」（"Always complete but never finished"）欲縱故擒的手法，象徵着向上的一分心意。教育部督學張仁家先生，上次來舍間，爲之讚不絕口，認定就形狀而言，這是美國之所以成爲美國，說不出理由的理由。